

# 木兰是谁？

□ 霜枫酒红



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。

北宋以来，不断有文人学者加入到《木兰辞》的研究中，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。这些探索与创作推动了木兰故事的广泛流传，也使得木兰的形象逐渐变得多元与模糊。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创作年代汉代说、隋唐说与南北朝说等，不过南北朝说因种种证据而相对更具说服力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许可、赵从仁、唐长孺等学者均有关于《木兰辞》的研究。有研究者提出，木兰诗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，是因为“木兰”本身即为姓氏，与鲜卑族的“穆兰”姓相通。有学者剖析战争场景指出，木兰从“黑山头”至“燕山”抗击胡人的描写，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。有学者通过研究“可汗”等称谓判断，《木兰辞》初创于北魏时期，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。

武汉大学教授、史学名家唐长孺通过深入剖析文本、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，详细论证了《木兰辞》的形成过程，并得出其最终创作年代应为唐代的结论。唐长孺在论文《木兰诗补正》中特别对“昨夜见军帖”“可汗大点兵”“策勋十二转”“出门看火伴”等诗句中的关键词进行了严谨分析，“今就诗中用语，补举数证，以成唐人所作之说。”唐长孺先生还说，“三十年前，我曾以木兰诗为唐人作之说向已故徐天闵教授请教。徐先生说：‘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，将军百

战死，壮士十年归’，调高声响，对仗工稳，全属唐音。徐先生诗学渊深，必非妄说。我久有诗为唐人作的想法，今读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，见本诗题解，因写此文，以为遂说左证。至于木兰故事究竟发生在何朝何代，乃另一问题，今不涉及。”

学界研究的主流观点集中于《木兰辞》的原型初创于北魏，经历了唐人的改写与润色，唐代已广为传诵，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结论。

不过关于木兰的身份研究依旧观点多样。例如，木兰的姓氏有花姓、魏姓、朱姓、木兰姓等说。关于民族亦有汉族、鲜卑族之说等。关于木兰是哪里人，有河南虞城、湖北黄陂、陕西延安、安徽亳州、山西大同等说。近年来，大同学者在《木兰辞》及相关人物研究上出了相当成果，深入论证木兰就是北魏首都平城人，并认为应该将木兰打造成今日大同的一个城市形象。

木兰艺术形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历久弥新。在不同时代的一次次解读中，木兰形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角色，成为了忠诚、勇敢、孝顺与身份认同的象征。在当代，这个形象依旧会面对更多的艺术形式演绎，包括芭蕾舞、音乐剧等，让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实现更多的转化。我们从这些转化中看到《木兰辞》的故事核心，看到家国情怀，更看到一个中国艺术符号的持久生命力和创新能力。



## 爆款影视生出爆款短剧尚需时日

今年以来，短剧热度不减，从竖屏到互动，从原创到衍生，从1分钟到5分钟、10分钟，微短剧展现出包罗万象的内容形态。除了原创剧本，一些大热影视剧IP推出的衍生短剧也逐步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

短剧《我的归途有风》播放量达1.8亿次；13集的《超越吧！阿娟》点击破1.1亿次；短剧《天涯小娘惹》，播放量近1500万次——这些短剧全都是热门影视IP的衍生剧。影视IP纷纷试水拍短剧，这是一门好生意吗？

去年，反诈题材电影《孤注一掷》狂揽38.48亿元票房，暑期档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宣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衍生短剧《变相游戏》时隔不到一年推出，讲述主人公沈执安迷恋主播“猫咪”，并一步步走向被骗的深渊。悬疑网剧《唐朝诡事录》在2022年播出后成为一匹黑马，目前该剧第二季还未推出，衍生竖屏短剧《大唐来的苏无名》已先上线。衍生剧沿用原班人马拍摄，讲述主人公苏无名意外穿越到近现代时空，继续破案的故事。

“在续作上映前的空白期，相关微短剧的出现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铺垫作用，这是维持IP热度的一种方式，也可以使电影、长剧集与短剧之间互相借力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相比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、票房收益由上映一个月决定的长电影，短剧能让影视IP有更长的生命周期。尤其是专业影视制作班底“下场”，也是对短剧制作质量的保证。

短剧《我的归途有风》是大热剧集《去有风的地方》的衍生剧，讲述28岁的

许有风为完成朋友的遗愿，回到家乡四川，结识了非遗美食川菜传承人谢归途的故事。衍生剧不仅在主人公姓氏上与原IP相同，女主演刘美含也曾出演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为此，也有观众期待“有风宇宙”的成形。

在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看来，长短联动IP衍生大概率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，“电影和短剧本质都是内容产品，都在跟用户发生连接，而基于短视频账号与用户高频互动，能够更好帮助孵化和运营IP。”比如，《超越吧！阿娟》是基于动画电影《雄狮少年》IP衍生出的真人短剧，讲述主人公阿娟怀着“开一间舞狮馆”的梦想来到大城市，在这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。“拍摄短剧版，与电影IP长短联动，能够触达更多用户，保持这个IP的热度和新鲜度。《超越吧！阿娟》单集片长10分钟，这也是探索短剧创作空间和创作边界的一种尝试。”

“短剧作为一种内容形态，会跟其他内容形态一样，经历品质升级的道路。”钱立立介绍，“首先都是90分钟—120分钟的叙事。其次，爆款精品短剧也遵循了电影经典的3段式，只不过和电影的节拍是不同的。在镜头语言上，竖屏拍摄更多是在近景和中近景，它的光影、聚焦人物的表演，包括情绪的铺垫和故事逻辑性的延展，都会不同。”

从电影、长剧集到新形态的短剧，一方面固然能提升IP知名度、扩大影响力；另一方面，也存在“水土不服”的风险。从一个IP到“IP宇宙”，并没有想象中简单，也并非拍几部相关联的长短剧集就可解

决。《大唐来的苏无名》评分只有6.2分，远低于网剧版的7.9分。竖屏、短篇幅的流行形式探索，使得正片里诡谲的案情和缜密的推理无法很好展开，成了众多网友打差评的原因。

因为商业模式的差异，无论是影视IP衍生短剧，还是平台自制、定制微短剧，都会采取不同付费模式。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有些微短剧免费观看，为的是提升影视IP热度；有些则属于“单集”，在微短剧中植入商业品牌广告；大部分竖屏短剧，采取单集付费的观看模式。出于不同的商业目的，短剧的内容自然也各有侧重。

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杜梁认为，当下IP开发没有明显的媒介限制，不管是动漫、文学还是网剧、短剧，只要IP有一定影响力、有固定的收视群体，都可以向电影拓展。“例如中国动漫受众群体比较集中，《熊出没》等作品翻拍成电影后，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。网剧IP如果能够实现小众喜好向大众媒介的成功转化，也能在电影里建立新的阵地。因此形成良好的宇宙化IP开发意识很重要，这也是当下国产影视工业里比较缺乏的。”

身为“IP宇宙”中的一环，短剧也被视为锻炼青年创作者的重要渠道。“在没有短剧这种格式之前，操盘一个大项目，不管是电影还是长剧，门槛是非常高的。”钱立立说，“大多数短剧是由专业内容工作者生产的，不太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，它是系统化、组织化的合作，参与其中的个体有大量青年创作者。”

据《解放日报》

## 群众文艺的魅力

前不久，浙江省文化馆的全民艺术课堂开通报名，最抢手的短视频剪辑课，报录比高达150:1。2024年初，贵州榕江村超、村晚两大“顶流”相遇，当晚参与演出的2300多名演员，从跳艺术体操的5岁小朋友，到七八十岁的侗族大歌歌手，90%都来自榕江各个乡镇，让观众惊呼“才艺精湛”。

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无论是文艺生活还是文艺创作，近年来，以基层群众为服务对象和实践主体的群众文艺，都有了更强的存在感、更高的能见度，广泛传播的事例不胜枚举。从中不仅能看到群众文艺植根基层、有生活、接地气、凸显精气神的固有优势，而且可以深刻感受到：时代土壤变了，群众文艺正在形成新的风景。

2023年，建筑工人易群林在深圳街头弹钢琴的视频走红网络，网友感动于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扛得起生活，也弹得了浪漫。易群林弹的那架钢琴，是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上8架公益钢琴之一。华强北街道办事处将其摆放出来，免费供人们弹奏。每天都有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人在此弹琴，开启一场场街头音乐会。以此为代表，一批小而美、有特色、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成为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的新场域。无论是城市里的口袋公园、地铁美术馆、艺术长廊，还是乡村中的文化礼堂、文化院落、乡村戏台，都在打开“围墙”，链接起更多群众文艺形式，鼓励新创意新做法，让群众文艺更好融入生活、点亮生活。

统计显示，截至2023年12月，我国网民规模达10.92亿人，互联网普及率达77.5%。基于互联网及其终端的广泛普及，文艺创作的大众化、非职业化、网络化趋势愈加凸显。网络作家从事着多元职业，直播镜头后站着无数“斜杠青年”和才艺达人，乡村短视频更是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博主走到台前。可以说，以用户生成内容为代表，群众文艺已经与网络文艺高度重合。互联网将散落在个体身上的经验、知识、才艺、技能挖掘出来，以“开源扩容”的方式激发群众创造热情，群众文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。

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群众文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空闲下来的老年人专属。而今，从村超、村晚的运营策划，到广场舞的编排演绎，再到群众合唱的选曲编曲，新意迭出的群众文艺实践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。他们有新颖的创意，有记录的热情，也有传播的意识，群众文艺在他们的参与下焕发出新的神采。

群众文艺变了，看待群众文艺、引导群众文艺、推动群众文艺发展的方式方法也要改变。发现群众文艺的新场景、新主体、新活力，从中发掘文艺创新的动力动能，破译文艺喜闻乐见、雅俗共赏的密码，壮大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，是新时代群众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我们为什么需要群众文艺？因为这样的文艺和人民、和生活深深联系在一起，它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它们以人民为表现主体，也以人民为创作主体，它们朴素真诚，带着烟火气，却又浪漫潇洒，凸显精神追求，这是群众文艺的永恒魅力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



四川泸州的一场群众文艺演出